

盤洲文集

二十五





賀中書張舍人啓

伏審朝昕出命接晝疏恩御史振烏臺之威筆端可  
 畏舍人示鳳閣之樣紙價浸高士歌稽古之榮國受  
 得賢之福恭惟某官驪淵瑞世冰壑照人掉鞅軒轟  
 淡墨題乎鼎級吹藜燁煜雌黃匣乎蠹篇得召節而  
 復來入著庭而橫絕接武赤墀之下玉壘益光去邪  
 雙闕之前銅山俱破遂藏黑豸爰對紫薇一札成文  
 雅思未嘗淹曷五花判事英躋真若聚星名已冠於

卷六十一

十一

倫魁材共期於丞弼某情均燕賀望昂雞翹問金穀  
 以備貞卿雲道託想簪紳之贊喜宿霧難披

回諸郡賀正啓

伏以太極函三氣斯分於人統林鍾益一數可付於  
 律簡對歲事之權輿萃侯藩之第祿伏惟某官軼材  
 耀穎盛德照鄰緩帶輕裘凝清香於畫戟盤根錯節  
 發游刃於新硯今日斯逢長年可頌企賓階而矯首  
 憑書驛以馳心

賀朱鎮江啓

伏審鷺序借材龍河圖之高閣虎符拜命鎮天塹之





雄藩既過家屐上冢之榮想泛宅作下車之計恭惟  
某官漱芳聖域紹美相門朱草嘉禾披瑞篇之珍物  
盤根錯節發利刃之新硎頃督饗於淮濱實建臺於  
京口清埃載道比屋知名入補樞臣腐太倉之紅粟  
進兼棘寺解密網之秋荼會千里之難其人輟九卿  
以重茲選民情皆已素習郡政斯可速成文駟來迎  
謂五十年當貴亦褊矣褒衣欲改聞二千石之到而  
瞿然某稍開英躔遂依德蔭伐柯取則正尊前事之  
師折札杼情恐獲後時之譴

賀張都督啓

盤洲二二二

二

卷五

伏審臚音廉陛置使樞庭提江淮表裏之封重開幕  
府注將相安危之意再造皇家荒裔滅心泰階齊色  
恭惟某官著龜先見松柏後凋當聖哲馳騫之時洞  
文武弛張之道人憂多壘國倚長城謝傳摠軍宴衍  
可清於羣冠晉公督戰功名夙震於四夷強弩爭驅  
靈旗有待受降盈光之障擣憤指冒頓之區入籌  
帷以同寅相尊等耳出言綸而誕布朝論翕然旗鼓  
一新營屯如故宜妖氛之退舍無絕塞之傳邊兵事  
節度皆付公益隆劇委天下平治誰舍我庸慰具瞻  
某仍世蒙恩弥年稟命大鈞播物詎逢造化之工千



里餽糧敢後樵蘇之爨

賀太平州虞尚書啓

伏審牽絲離闕滌篆專城千里迎新用森兵衛之戟  
一麾借重非厭承明之廬仰風采之光前懼音郵之  
落後恭惟某官世推詞伯天挺佐臣書笏珥彤立螭  
坳之要地荷橐著紫儀鷗閣之清班會橫秋之嘯斗  
貳元樞而經武獨高祕略迄掃妖氛運籌帷幄中  
聽履星辰之上任秣馬厲兵之事為捫參歷井之行  
揭節故鄉相如諭蜀父老鳩師新境三輔見漢官儀  
遠趨尺一之程密通魁三之象並塞復驚於多壘緣  
江莫急於价藩羽扇綸巾牛渚席往年之勝輕裘緩  
帶虎符分中具之憂少竄解嚴即期熙載某不披宿  
霧再變春灰茲給餉於南徐獲分光於東壁使之代  
斲已為蟠木之先何以免僇更賴餘波之及

回霍新恩啓

造榜棘闈標名鴈塔雖科甲第五同杜牧之歎而鄉  
閭寡二有吾丘之夸伏惟某官聲叶舜儀寶參郢握  
聞仁義道德之說講習淵源識鳥獸草木之名貫穿  
訓故既問津於官海即影組於榮途介弟得人竊幸  
一莊之獲癡公責子徒勞累月之咎



賀王侍御啓

伏審命出前旒權尊橫榻幾年弄印上曰無以易堯  
一角我冠仕者皆嚴憚黯幅員共語網紀畢張恭惟  
某官天以剛方古之直諒廣庭大對洗凡馬而一空  
要路重來別良金於百鍊方招諸生而誨道德之說  
已立右陛而書起居之言凜朝望之無隣慶臺端之  
獨步惟雌黃夙判於曾次宜白黑大明於筆端去茲  
邪於雙闕之前義方之聲不墜語軒檻每數刻而罷  
仁約之眷益深孤忠不避於嬰鱗群枉相驚而落膽  
風霜若是霖雨可期某引脰雲達底身江介望風而  
解印綬未敢賦歸餽糧而後樵蘇所憂獲謹

卷之二十一

四

芝社

除司農少卿謝宰相啓

兩載供軍無補千金之費亞卿分職忽叨九扈之榮  
被飾蕪音銘藏大播伏念某續鳧則病處鴈不鳴天  
既賦之材驚人皆知其綆短失瀛洲之故步久聞朝  
班盜列宿之虛名外司戎賦增竈出日邊之旅連檣  
嚴淮外之期呼庚癸於首山偶無日月檄東春秋於高  
閣焉用毛錐況襁負之東歸復縲俘之北至析豪言  
利者鮮矣上策張頤須哺則倍於曩時問一歲之錢  
穀幾何豈能贍用餽千里而樵蘇在後所慮之興曾



蔑微勞敢圖明陟竊揆僥逾之故悉由造化之私茲  
蓋伏遇某官任重濟川權尊挈國和玉燭之四氣開  
壽域於八荒政事內修有輪平之獲狄巧拙雜進無  
飾詐之宵人恐絳老之辱泥塗若周公之下白屋曲  
憐棄物良苦麤官借其惟月之稱廣此如雲之覆集  
敢不思惟推擇畏懼曠厥財貨未豐媿洪羊之心計  
箴規可獻戒顏異之腹非

回郡守賀除少卿啓

給饌再暮懼軍須之不足竄名九列慚使指之無功  
揆謫薄以奚堪知游揚之有故恭惟某官高標聳壑  
瑞物媚川夢而物於三刀歌已喧於五綉奉夜半之  
問將寤意以攀華擅月旦之評每過情而借譽致茲  
誤渥迺及襄蹤顧弱楮之未緘拜珍題之先辱賓階  
何遠尚乖宿霧之披謹域可逃更賴餘波之及

賀湯左相啓

伏審庭宣顯冊位峻元台黑頭人曰三公巖瞻已久  
青擅我之舊物鼎任逾新廟社尊安華夷稱頌恭惟  
某官聞多而約氣大以剛一槩諸聖而譔重黎名超  
前哲五尺之童羞稱曹陸文擅正聲蚤符夢卜之求  
獨盡都俞之美開通公道室塞待源帝達四聰選臯



陶不仁者遠矣天享一德若伊尹則見而知之中尋  
綠野之游甚鬱蒼生之望會聖君之繼代思舊弼之  
贊元復作棟梁兼籌帷幄定國是則自治爲上策固  
邦本則若烹夫小鮮兩宮咨調燮之勛四海企升平  
之效材翹東閣無失職以書空謀寢北鄰遂乞盟而  
款塞方將豐財而圖朽貫之積誰謂忘戰而生藏械  
之疑蓋後先進退必度於時且九今古安危具存乎  
世監侯顯面有同於飢渴故信眉相慶以謳吟某竊  
伏江干莫披河目誦賤子於百寮之上屢玷袞褒器  
蟠木於萬乘之前更資鈞播

賀張右相啓

伏審誕敷浚冊復正台司望赤舄於我公浸逾二紀  
還青瑄之舊物請視六符宗祏蒙休璣衡薦瑞恭惟  
某官學輕王霸忠貫義娥乾坤資整頓之勳鼎鼎著  
調和之效重開督府大暢王靈自陝而西召公主之  
權均內外由斗以南一人而已望聳邇遐城池堅固  
於金湯師旅比方於熊虎傳檄而遺民蟻附抗旌則  
醜類庸驚軍容彰無敵之威邊備窒可窺之隙察秋  
毫於萬里寬具食於兩宮天欲興邦將犁庭而制勝  
敵能覘國遂款塞以輸平美繡裳之來歸思霖雨而



爰立洒居宰席仍總籌帷方圖事揆策而務出萬全  
蓋收功立名而可期再造登庸之始歌頌無前某久  
泛息波獲逃譴域增千金於敝帚屢玷袞褒轉一氣  
於洪鈞敢奸器使

賀交代王少卿啓

伏審肅將王命來治軍滇聆鼓檝之非遙冀班荆之  
有便共惟某官材能超詣峰距高明朱草嘉禾披瑞  
篇之珍物盤根錯節發利刃之新硎蚤負時名已光  
郎選僥仰鑑湖之上驅馳蜀道之間刺史問以六條  
屢更使指天下號曰八俊遠繼芳塵茲陟農臣將持

從橐乃以屯田之奏遂分給餉之權與十萬師則費  
千金自然優裕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正賴幹旋助成  
清宣之勛益對便蕃之渥某二年無補白謫已盈竊  
欣故舊之來獲託子孫之契積新居上祗慚糠粃之  
揚膠柱不調尚幸瑾瑜之匿

回秀州姚知郡啓

叨榮禁路備數詞垣拜刻畫之好辭佩吹噓之高誼  
伏惟某官長離覽仞結綠輝山蚤馳騫於翰墨之場  
尚倥偬於米鹽之事襦歌甚播壘召可期我輩登科  
久厚顏於李郃吾徒掌制復縮手於柳州未寒蕭寺



之盟更賴殘膏之助

回明州趙待制啓

北門攝事已積空餐西掖代言其漸窘步誤寵莫知  
所措游談厥有自來恭惟某官川嶽靈暉鳳麟嘉瑞  
出神明之貴胄負標的之清規德備忱恂獨樂東平  
之善學該貫變盡讀河間之書屢誼五綉之謠疊應  
三刀之夢甜棠陰而聽訟白日顯行按薤本以抑強  
嚴霜可畏每吹嘘於朽質有刻畫之珍題某夙仰英  
猷密依餘潤搖情賓仞莫瞻五馬之光寓意書郵奚  
報雙魚之遺

回宣州陳殿撰啓

伏審疏寵出公佩左符之重消剛滌篆爭伸前弩  
之迎老稚蒙休封圻改觀恭惟某官星躔躋祉月脇  
鑄辭卓尔昂霄壁千仞而獨立汪然韜世陂萬頃以  
有容自高鷓鷯之行不藉蚍蜉之援蓬丘影組久領  
袖於英游柱史揮毫浸羽儀於禁路芳埃益邵公望  
所歸方批敕於要津乃把麾於名郡清香畫戟洽惠  
露於群編疊嶂雙溪踵詩聲於前躅寧容黔突即迓  
賜環某叨綴近班仰依餘潤搖情賓仞莫瞻五馬之  
光寓意書郵奚報雙魚之遺



回劉侍郎生日詩狀

五十當貴偶同治越之年八千爲秋難辱借秦之諭  
珠璣可玩瓊玖是慚空積感懷莫知報禮

回工部胡侍郎啓

伏審契元后之虛懷尋貳卿之故步典刑所繫表著  
有光恭惟某官昂霄聳壑之長材斂弔淬鋒之利器  
乘桴浮海嘗久厄於讒波東帶立朝遂橫翔於禁路  
蹈載籍致君之道積平生憂國之言掇一塵阜蓋之  
行領兩組青氈之舊備周王之器械蓋賴遠猶爲漢  
室之棟梁竚觀偉業茲勤翰墨來訪丘園佩四益之  
嘆斯唯盛德展七襄之報祗媿前聞

盤洲文六一

九

卷之九

回饒州王侍郎啓

伏審急流易退暫違上笏之班荒政盡行俯屈左符  
之寄光前睿望來暮興謠恭惟某官濟美台衡騰芬  
俊軌演綸彰獨步之譽持橐起橫飛之程早魁爲災  
咸慮晨炊之闕寓公作牧便同畫錦之榮宜爲謀國  
之英必有採民之策一塵復受十里更生顧此居間  
欣然借潤將款菜花之論先藏烹鯉之書

荅鎮江宋尚書啓

伏審異恩享否還舊物之青氈重鎮承流凝清香於



畫戟江山動色草木知名恭惟某官識略高明智能  
超詣蚤騫禁路積三千牘之嘉謨久蟄故園藏十九  
年之利刃當宁渴儀形之想起家膺方面之除惠露  
所霑驩謠競起即迂壘書之寵復歸簪筆之班念曩  
闊於英躔屢變更於緹律得身魚之尺素深仰謙光  
想舞鶴之高樓無因譚款

回贛州陳侍郎

高牙在望飽聞五馬之聲健步來前遂辱雙魚之惠  
敬修短札曷報英瑤恭惟某官負昂霄奮壑之材利  
斂聖淬鋒之器論思獻納居繁橐之上游撫字追科  
慕黃堂之下考報政已踰於五月賜環將出於九天  
顧此衰遲閱焉睽南臧孟公之牘少慰馳心覽漢聖  
之書不能釋手

回錢樞密啓

絲綸出命走天下之首垂帷幄遠籌得人中之英傑  
國勢尊安於九鼎魁躔協比於六符伏惟某官瑞應  
舜儀寶參郵握片言自非憑意多士孰敢追蹤鳳掖  
摘詞文聲擲地瑣謔批教忠力回天歲已慶於九遷  
晝益隆於三接徑躋省密仰贊規恢齊人歸郵謹之  
田用儒有効宣王復文武之士平狄可期記往日之



從容驚駕流年之荏苒不圖翰墨來貴立園行四益之  
嘆茲性懿德脩七襄之報深媿前聞

回劉侍郎啓

班聯玉笏蚤騫從橐之榮符佩銀菟曲借侯藩之重  
雙旌密邇四境驩迎共惟某官學縕高明材資超詣  
陟要津而闊步結當宁之深知貫朽粟陳過洪羊之  
心計裘輕帶緩指叔子以育齊精神已折於遐衝盤  
錯少休於利器值仍歲秋收之損致九重旰食之憂  
思忠信慈惠之帥行勞來安集之政迺煩舊德遠採  
疲旡窮閭免塵甑之嗟森戟非黔突之地念睽違之  
浸久喜會合之有期燕坐揮犀遂幸盃簪之款郵籤  
倩鴈自慚前牘之遲

盤洲之六一

士

其

盤洲文集卷第六十一







題跋五首

跋歐書溫彥博碑

按新唐列傳云溫大雅字彥弘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如史所書則是彥博兄及弟皆名大字彥獨彥博反此耳近世陳朝散正敏著遼齋閑覽間證史傳之訛謂古人蓋有以字顯者彥博當是以字行於時殆舊史之誤而新書未之正竇莘作唐書音訓亦云以兄弟名字推之似名大臨而字彥博予考新唐世系表乃云彥將字大有又顏魯公嘗作顏勤禮碑內

叙顏溫二家之盛其略曰思魯大雅俱仕東宮啟彥博同直內史游秦彥將皆典秘閣如表之所書碑之所序則是彥博彥將皆以彥配名唯大雅異耳又歐陽文忠公在中書日有顏氏裔孫獻其祖思魯除儀同誥內云內史令臣瑀宣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公謂不應稱臣而書字彥將固當為名惟三公名字不應伯仲異同後人率皆惑之予家有彥博墓誌及神道碑皆云諱彥博字大臨不云其以字行陳實二公雖疑史策之誤然碑碣不容失實其說無據當從碑誌為正以魯公之文思魯制新書之



表為憑則是大雅獨與二弟不同予復考大雅嘗撰  
唐創業起居注內書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將宿  
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方  
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據此則溫氏昆弟皆以  
彥為名明矣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又顏碑  
亦云大雅抑又何耶蓋唐之孝敬皇帝諱弘如弘文  
館改昭文弘農縣改恒農姓弘者改洪徐有功本名  
弘敏亦緣避諱遂以字行大雅正類有功亦以孝敬  
故遂稱其字耳難者曰有功蓋避同時諱大雅生在  
孝敬之前不應亦避其諱是不知生雖不避後世追

改之故稱其字為名如晉書避高祖諱不云劉淵而  
云劉元海避太祖諱不云石帝而云石季龍李延壽  
亦以韓擒虎為韓禽司馬遷作史避武帝諱改蒯徹  
為蒯通班固避宣帝諱改荀況為孫況為明帝諱改  
莊忌為嚴忌史策之例緣帝諱而更易姓名者多矣  
新書有韋弘機傳而舊書止作韋機又可見其因孝  
敬而削也新書正之故復用本名而大雅猶名其字  
者蓋當時國史所改新書因之不加研究失於復正  
故尔

跋歐書皇甫府君碑



皇甫誕當漢王諒挺禍之際能抗章力爭至幽囚狴  
犴猶發局城之謀事偶不克遂殞其軀可謂忠節凜  
然捐生靡顧者也北史列傳旣不能發揚其英烈至  
序其官秩又多闕略傳云開皇中遷治書侍御史後  
爲尚書左丞拜并州摠管司馬以抗節遇害碑歷叙  
其仕周爲畢王府長史隋初授廣州長史爲益州摠  
管府司法傳雖略而不書哥也至除比刑二部侍郎  
及自御史之後歷大理少卿再爲尚書左丞河北河  
南安撫大使其贊并州也加儀同三司其贈柱國也  
兼光祿大夫史皆無之蓋其闕也又碑記其祖贈膠  
涇二州刺史而傳止稱涇州碑云誕字元憲而傳作  
元憲是皆其失考此碑乃誕子無逸與歐于併肩於  
武德正觀之間故于製其文而歐筆之決無誤者况  
皇甫終於隋仁壽間李延壽修史在唐正觀末相距  
四十餘年已脫略舛誤如此况遠者乎

跋歐書丹州刺史碑

率更之書名天下而爲後世法世傳絕筆於丹州之  
一碑筆力勁健他書無出其右者今眎其書信然而  
是碑文字刊滅尤甚世無復知丹州爲何人詳考其  
碑隱然猶有公諱崇字平高六字按唐史裴寂之左



方有張平高一傳史載其在隋爲鷹揚府校尉事唐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正觀初守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所書與碑同則知崇之姓張氏無疑矣而傳載歷官次序甚略於碑疑崇無赫赫大功故爲史氏所略而傳云以坐事還第碑乃美其知止戒覆以就閑蓋碑誌溢美無足怪者傳又書其追封羅國贈都督事而碑獨不記則是勒碑之後復被寵褒作者不及記之然崇之本傳及忠義傳列凌煙功臣及裴寂傳所書皆云張平高而不名豈唐人多以字顯如殷開山之類史冊皆以字稱者乎但唐人

雖以字顯史必隨著其名今平高本傳則亡之豈非史氏之逸乎凡唐史紀人姓名尤多繆誤如鄭潛曜乃作鄭潛曜程處亮或作程懷亮之類今平高之碑旣不載其以字行蓋史家刪修誤以平高爲名介嘗考殷開山名嶠封德彝名倫高士廉名儉尉遲敬德名恭姚思廉名簡高季輔名馮蘇定方名列唐侍璟名璿郭元振名震王方慶名絀在唐無所諱避不知何爲而行字遂至君臣之荅問詔旨章牘之所稱一切以字若李靖見於紀傳皆書名而裴寂傳後載武德九年差功之事則又書曰李藥師是旣以名稱又



以字行此尤爲二三唐人名字余又惑之因平高之  
辯略志其梗概云

跋歐書唐瑾碑

唐初文章承五代之衰務以駢儷爲工碑誌之作多  
浮靡而無事實惟世繫子孫官封名字可以考據唐  
瑾碑乃于志寧所撰歐率更所書今以其文考北史  
列傳則史之失甚多碑云瑾字子玉而傳作附璘新  
唐世系表又作子瑗蓋玉瑗小有差衍傳則誤矣碑  
云瑾曾祖儼祖文輪而北史於瑗之父永傳云父倫  
祖揣今以新唐世系推之則揣乃瑾之高祖儼則其

曾祖正與碑合傳既逸儼之名遂誤以高爲儼  
瑾祖名文輪而傳作倫既失實矣新唐又作輪字文  
轉此又唐書之失碑云文輪終東萊太守而傳作青  
州刺史唐表又作青州太守且刺史之秩尊于太守  
使文輪歷之則作碑者不應不載此北史之誤又太  
守乃典郡之稱唐表云青州太守非也碑以儼爲守  
東安而表作東海亦非也碑云永終車騎將軍唐表  
作儀同三司則是碑記其武散官之崇者表書其文  
散官之崇者傳皆不書碑及唐史皆云永爲平壽忠  
武公而傳又不書其謚皆其闕也碑歷叙瑾初以魏



大統元年為負外散騎侍郎周文引為記室及河橋之勝而封平昌縣子是年有陟岵之憂起為太子舍人遷膳部轉右丞加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轉吏部郎中龍驤將軍然後改伯臨淄繼除黃門侍郎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遷吏部尚書然後賜姓宇文于謹南伐以為行軍長史謹多其才求與通籍然後更萬紆于之姓江陵既平乃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侍中進公爵而本傳云封姑臧縣子累遷右丞吏部郎戶部長進驃騎儀同賜宇文及萬紆于姓進封伯轉吏部長奪哀復位從于瑾

平江陵以勲封公今據碑所載則始封乃平昌而傳作姑臧碑云喪父在魏大統三年封子之時而傳乃在作吏書封伯之後碑云奪哀為舍人而傳云復吏部尚書碑云封伯在未賜姓之前而傳則在後碑云賜二姓在吏書之後而傳皆在前碑云從于謹南伐然後更姓萬紆于而傳則先已更姓凡歷數年始同戎事碑云驃騎儀同之命在江陵已平之後而傳乃在未賜姓已前其他歷官傳多闕之獨傳有戶部之除而碑則無之碑又叙自入周之後嘗為宗伯出判拓恭授司宗御正轉內史納言又刺荊州遷太宗伯



而亡本傳乃云出刺蔡州歷拓破荊州入爲吏部御  
正納言內史除司宗而亡如碑所載則是出典二城  
乃入遷四職復出治荆据傳則是連尹四州然後入  
官中都以至蓋棺不復補外碑則自蔡州入爲司宗  
傳則歷遷數職而終於司宗唯傳有破州吏部二命  
而其碑不載碑云生爲太宗伯而傳云死贈小宗伯  
碑有刺史之贈而傳無之碑云謚獻而傳作方唐表  
又作文獻若此之類皆以碑爲正蓋唐故歷任於武  
德正觀之間志寧親受其事而作斯文必無誤者予  
旣辯二史與碑之抵牾固以北史之傳校新唐之表  
傳云永孫悟而表作怡傳云瑾次子令則而表作則  
又二史之不同者然北史之誤其可一二言哉

題松漠紀聞

右松漠紀聞一卷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院窮漠耳目  
所接隨筆纂錄聞孟公庚發篋汴都危變歸計創艾  
而火其書握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諸子佩三緘  
之戒循陔侍鄰不敢以北方事置齒牙間及南從炎  
荒視膳餘日稍亦談及遠事凡不關今日強弱利害  
者因操牘記其一二未幾復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  
末疾遂廢不錄及柄臣蓋棺強語言之律而先君已



賁恨泉下鳩拾殘編塵得數十事友杖拭面不復彙  
次或可廣史氏之異聞云爾

題輜軒唱和集

右輜軒唱和集三卷紹興癸亥六月庚戌先君及張  
公邵朱公弁自燕還途中相倡酬者中興以來出疆  
者幾三十輩或留或亡得生渡盧溝而南者二人而  
已初朔庭因赦宥許使者歸其鄉諸公懲久繫幸稍  
南率占籍淮北惟先君及二公以實告既約和於是  
淮以南者迺得歸八月戊戌先君至辛丑張公至乙  
巳朱公至九月乙卯先君以徽猷閣直學士入翰林  
是月甲子出爲鄉州後四年南遷八年薨又三年  
謚忠宣張公以修撰祕閣主佑神觀是年出居明州  
後六年待制敷文閣六年爲池州明年卒朱公以直  
祕閣亦主佑神觀明年卒先君字光弼饒州人張公  
字才彥和州人朱公字少章徽州人

題金國文具錄

右金國文具錄一卷賈生五餌昔云其跡解編髮而  
被純纈用夏變夷蓋非人力之所能致宇文氏旣爲  
菴其書勇強先君同汚新穢初有翰林直學士之命  
又有中京副留守之命最後有承德郎留司判官之



命先君以死自誓文書銜袖至于再三卒拒不受王  
春二月家弟遵邁接踵召對

上謂先君與宇文虛中同時作使宇文受僞命先君  
獨執節不屈且道秦檜毀鬲之說所以不得大用嗚  
呼淵衷不忘舊編且在攬涕涉筆存之左方

敬書先忠宣賜謚制書後

臣聞足再刖而玉顯其美火百鍊而金知其精人臣  
忠邪至身後而是非始判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  
旣死孔子作春秋之首也先臣當戎馬紛紜之際使  
不可測之絕國十有五年然後歸陛下謂蘇武不能

過且許筆賜其傳會牛臣席不煖而逐弗獲藏奎璧  
之寶今又十有五年弟遵入對陛下褒歎忠節復道  
前語恩隱再三寵之令謚生雖竒剝芬香多矣臣謂  
衛律李陵屢說而武不降先臣則爲宇文虛中韓昉  
所逼三換官而不受張勝事泄武有擬劍幽窖之危  
先臣則不同龔禱仕齊寧蹈利刃冷山無以異於窮  
海之北餽口於悟室無異於軒王隻影南翔所不及  
收羝者四歲至若通永祐之表朝長樂于燕間道蠟  
書其至有九潛見王人幾償牢戶問荅徃反皆存闕  
庶民之語授其詩文篇篇以戢兵爲意此則武之所



無者陛下以為武不能過聖訓明哉然燕王聲霍光之罪以武久執系而歸財得一典屬國揚敞無功迺為搜粟都尉遂謂光顯權自恣疑有非常而秦檜排妒先臣不使一句寓乎玉堂之直致陛下有大用之意而不遂終之流放醜地九年不返則得禍之酷特甚於武武之一子黨叛人而誅漢廷憐之為之遠贖胡出蘇氏賴以不絕而臣以先臣故獲戾亡檜至謂家傳強暴曲法免官非遇天日清明則亦禁錮就死嗚呼一言華衮萬世不刊易名崇終匹休麒麟圖書諸孤不肖咸叨錄用恩徧存沒又過蘇氏臣龍石以識

異渥泰龜逢吉鎮之松區洩九京之冤鼓忠義之氣於茲見之

題曹公顯所書陳體仁梅清傳後

香草以比君子固多見於騷人之辭至剛長歲寒之際能舒翹揚芳表表於風林雪嶺間惟梅為然其奔軼絕塵之姿殆與莊士端人無異彼揭車杜若尚不敢與之齊驅而冶桃繁李暉若乎其後誠未可同日而語陳君用太史公法為作佳傳曹侯一見知賞泚筆特書而冠文其首抑可謂三絕也

跋杜氏墓志



夫利不十者不易業若良弓良冶之子必世其家可也杜君以和緩之術聲于鄉而以周公孔子之道命厥子使其後能拔藻泆科翔纓華塗推父祖湯劑濟人之心以施有政茲無負贏金之遺矣

### 跋米元暉畫二

丘壑之士久寂寞則起朝市之念朝市之士久喧囂則懷丘壑之放古今之理一也予贊治舟丘雖環郭皆山可以拄頰而霞城雲嶼亦得駕言窮覽然塵纓冗牘之所羈束終不能瑩心而醒目米西清所作瀟湘圖曲盡林阜煙波之勝遐想鷗鳥之樂良不可及予嘗客岷陵一葦太湖舊矣去之六年風朝月夕則思怒濤裂山澄漪見雲夢寐間時一往焉觀此恍然所謂逃空谷而喜聞足音者

### 跋孔門四科圖

魯論第孔門四科先言語而後政事太史公先政事而後言語此畫有行行其容者似子路氏而次在八是以魯論為序者也

### 跋十六尊者圖

天台石橋世稱尊者道場歸心佛氏者薰洗齋宿或見林顛有殿閣之形而聆鍾鼓之響千灯發光擁錫



來去屑然有聞予嘗歎其山慨無  
之蕭然作禮

跋蓮社圖

惠遠師作淨社四方不約而至者  
其表然有稱者師欲致范武子而  
同社而師不納彼招之不來麾之  
也

跋戒殺文

禮云牛羊犬豕無故不殺蓋君子  
暴殄天物佛家者流集殺生事作  
覽之可以止殺遷善此書其仁者

盤洲文集卷第六十二

盤洲文集卷第六十二

張密